

誌



雜

第十二期——第十卷第二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小說週刊

獨鶴主任



誌

雜

期一十卷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這一期的小說。吾每篇加句評語。不知加得對不對。尙請讀者指教。嚴獨鶴的「兩奇人」離奇愉快。徐卓呆的「人造人種」想入非非。顧明道的「試驗品」爲庸醫痛下針砭。不過陳小菊先生那篇「賭博者的馬老二」吾讀了好幾遍只是不懂。所以不敢擅加評語。（不懂兩字，便是文學大家陳小菊先生發明的，究竟懂字在這個地方，應作何解釋，我到底不懂。）

小菊先生的這篇大作。承蒙他在今年正月裏賜給我的。我接到之後。把題目一看。就覺有些不懂。便代他珍藏到如今。前幾天有個朋友向我說。你爲甚事得罪了商餘大主筆陳小菊先生。我說我同他河水不犯井水。各做各的事。誰去得罪他。那朋友說。你倘然不得罪他。他何致要罵你呢。我仔細一想。不覺恍然大悟。或者是因爲他的大作吾沒有發刊的緣故罷。那朋友說。一定是了。你快把那篇大作檢出發排。否則你要給他罵得受不住咧。我一聽這話。嚇得戰戰兢兢。急忙把稿檢出。內中有不懂的地方。也不敢隨意塗改。祇好拜求文學大家指示一二。以開茅塞。唉。我悔我瞎了我的眼。（此係抄襲陳小菊先生佳句。）不認得小菊先生是個大文學家。又不能細細領略他的大好作品。但是他的大作。畢竟登出來了。我想他從此以後。總可以原諒我了。

目次

第六十一期目次

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陰歷癸亥九月初十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兩奇人

嚴獨鶴

醋具五味說

才八郎

重陽開篇

朱蘭菴

唐詩羣疵錄

哈星南

文壇趣話

施濟羣

人造人種

徐卓呆

請安笑話

鄭逸梅

蘇空頭祭脫空祖師文

程瞻廬

紅雨霏屑

徐碧波

試驗品

顧明道



紅雜誌





紅雜誌



含犀霏玉軒筆記

陸律西

饕餮家言

朱楓隱

南技瑣話

鄉下人

人不如畜

許舜屏

三日前後

徐卓呆

賭博者的馬老二

陳小菊

哀許指嚴先生

吳綺緣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不肖生

第二十一回 逢拐騙更被火燒 得安居又生波折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一回 不開關係游子設誓 託終身嬌娘索據





兩奇人



嚴獨鶴



陳子貞是一個落魄的文人。他文才很好，却是時運不濟。在從前科舉時代，祇進了一個學，下了幾次鄉場，總挨不上一名舉人。直到中年，還是一個窮秀才。換不到飯吃，無可奈何，便教着幾個蒙童，將就度日。他於文字而外，又有一種擅長的，本領便是醫學。他的醫學完全是自己研究出來的，並不仗什麼名師傳授。但是造詣非常精深。他醫道既好，也未嘗不想行醫。無如掛出牌子來，總沒有人請教。一來是社會習慣，新出世的醫生必須要借着一個「祖傳」「家傳」或是「名醫某某門人」的幌子，纔有人相信。像陳子貞這樣無師自通，別人便要說他是野狐禪，靠不住了。二來是陳子貞的用藥，完全和那些時醫不同。往往一張方子開出去，教別人看見了，都要稱異。道怪說他用藥過於離奇，試問病家聽見他用藥離奇，更有何人敢

來。奉請因此子貞的門前。真是冰清鬼冷。做了醫生。更弄得衣食不周。難以存活。反不如開個子曰店。還可。以勉強敷衍。他一賭氣。便把醫生招牌。劈碎。從此再不談醫道了。

隔了幾年。子貞有一個舊友。忽然放了兩淮鹽運使。子貞得了這個消息。便大喜道。這是我的機會到了。我與其困守家鄉。永無進益。不如去找找這位運使大人。諒來他顧念舊交。定要給我一個安身之地。比這訓蒙的生活。總強得多了。他主意打定。便籌劃了一筆盤費。趕到揚州。那天到得已經很遲了。來不及上衙門。暫且住在一家客棧裏面。他心中有事。不敢貪睡。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來了。便開了房門。喚茶房打臉水。那時隔壁房中一個客人。正立在房門口閒望。恰巧和子貞打了個照面。忽然輕輕地自言自語道。好個背時的人。說了這一句。便又迴身進去了。子貞聽着。好生奇怪。一會兒茶房打了臉水來。子貞便叫住他問道。隔壁房中住的是什麼客人。茶房道。他是一個有名的星相家。姓徐。別號半仙。我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字。可是這徐半仙三個字。在我們淮揚一帶。很有些名氣。他常年在各處來往。每到揚州。必定住在我家。也算得是個老主顧了。子貞點點頭。也不言語。等到盥漱已畢。忍不住便走到隔壁房中去。對着那徐半仙拱了拱手。說道。我和先生素昧平生。爲何適纔一見。便說我背時。這其中必定有個緣故。我已問過此間茶房。知道

先生精於相術。莫非我這面相上。露着什麼凶晦。還望先生明白指教。那徐半仙聽他這樣說。便請他坐下。又對他臉上細細端詳了一會。侃然說道。既承老兄見問。我就不能不直說。照尊相斷起來。實在不佳。勉強短中取長。還是晚年來的境地。略略順遂。但也不過聊可溫飽而已。至於少年和中年時節。却免不了困頓兩字。我這個談相。是依據真理立論的。固然不敢自命爲高人。却也不肯學那些江湖術士。信口恭維。說的句句都是直言。請你休要見氣。說着又略問了問子貞的身世。和此來的目的。子貞就把來找運使的話告訴了他。徐半仙搖頭道。你眼前的運氣最壞。祇怕總得不到好處哩。子貞聽了。有些將信將疑。半仙又道。凡人的相和命。有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如果相很壞。命卻不錯。也還可以救濟。如今請你將貴造報出來。讓我替你推算一下。或者這裏面還有些變化。亦未可知。子貞聽說。便又將自己的年庚寫給半仙看。半仙提起筆來。在那紙上批了半天。忽然將筆一放。對子貞說道。此刻時候還早。讓我來作個小東。請老兄到酒館中進些早點。何如。子貞忙道。我們初次相逢。怎好叨擾。況且今天是我來煩先生。怎麼顛倒要先生破鈔。半仙道。老兄初到。我是久居此地的。也算得是東道主人。我將來仰仗老兄的地方正多着哩。今天雖是初會。不能不略表敬意。說着連命書也不批了。就挽着子貞同到一家館子裏去。揀着那特設的雅座坐了下来。

又叫堂官上來。點了幾樣很精緻的菜。燙了一壺好酒來敬子貞。那態度十分殷勤。子貞倒有些莫名其妙。暗想莫非他算了我的命。知道我命中有莫大的富貴。所以這樣的恭敬。我想將來得些好處。當下忍不住說道。如此叨擾。真不敢當。我看今兒還是讓我來做東罷。祇是賤造究竟怎樣。能否有發跡的希望。還求先生明白指示。半仙道。老兄的命也和相差不多。未見甚佳。祇是我却另有奉求之處。說着又拿起壺來。在子貞面前。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說道。請老兄滿飲此杯。再讓我依實奉告。子貞更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祇得接起杯來。將那杯酒吃了。半仙纔慢慢地說道。不瞞老兄說。我常算我自己的命。知道五十四歲上必定有一重大難。却是絕處逢生。或者還可以遇救。今天早上算着老兄的年命。照五行生尅的道理講起來。却註定了是我命中的救星。這是我精研命理數十年纔能算得出。斷得定總之。這個預測是決不會錯的。祇不過還不能明白。知道我所遭的究竟是什麼難罷了。你既是我將來的救命恩人。可見此次萍水相逢也非偶然。但求你從此許我結爲朋友。到了我臨難的時節。不要忘記我今日之言。就感激非淺了。子貞聞言。總還有些不大相信。但見他說得如此鄭重。也祇得含糊答應。

子貞見了運使以後。那位運使倒很念舊。便命他搬進衙門去住。派了他一個職司。每月致送薪水五十元。

還對子貞說。教他暫時耐心守着。如有機會。一定再好好的提拔他。子貞心中自然萬分感激。他在衙門裏所管的職務。也很清閑。沒事的時候。便常去找着那徐半仙。和他倆在瘦西湖平山堂等處。賞玩風景。這客裏光陰。倒也並不覺得孤寂。有時子貞不去。半仙也常到衙門裏去探望他。一天子貞正在房中閒坐着。半仙來了。和他略談了幾句。天忽然悄悄地說道。我有一件事。不能不對你說。信不信。自然由你。子貞問是什麼事。半仙說。我滴纔進衙門來。走到暖閣旁邊。恰巧運使大人送客出去。我連忙閃在一邊偷眼一看。他的臉色。不覺大吃一驚……子貞急問道。驚些什麼。半仙道。我看他露着滿面的晦紋。恐怕眼前就有絕大的凶險。子貞聽他說完。搖了搖頭道。我看你也過於失驚打怪了。一個人好端端的。會有什麼凶險呢……原來子貞這時候。因為運使待他很好。自謂是時來運轉了。所以對於半仙前次在棧房裏說他目下運氣大壞的話。兀自有些不信。今天又聽他突如其來的說。運使有大危險。更忍不住要駁他幾句了。半仙見他果然不肯相信。便冷笑道。算我多言。也不必再談了。祇是驗與不驗。三日後便見分曉哩。

三日以後。署中還是平安無事。子貞暗想。我今天何不到棧房中去訪半仙。見面之後。便質問他。三日分曉這句話。看他如何答對。主意打定。正要舉步出房。忽聽得外面一片聲喧鬧起來。他心下好生疑惑。連忙趕

去。一打聽纔知是運使拜客回來。剛到大堂門口。忽然轎槓斷了。這位運使大人便從轎中直顛出來。旁邊的親兵和跟班一齊趕上去扶持。已來不及。是很着實的跌了一交。跌倒之後。祇哼了一聲。便不講話。也不能再走動了。如今正忙着要用簾榻將他抬往房中去。一面又趕緊要去請醫生。哩。子貞一聽這話。仗着自己。是懂醫道的。急忙排開衆人。搶上前去。看了一眼。那運使的神氣。又把了一把他的脈息。嘴裏還不敢直說。心中却太吃了一驚。知道是高中風。已經無救了。

運使一死。子貞這纔將那徐半仙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真是奇人。至於子貞自己在這時候。也實在弄得遺退維谷。因為他就事還不到一個月。薪水都沒有領着。如今身無分文。運使既死。簡直棲止無所。幾乎流落異鄉。還虧半仙設法資助了他些盤纏。纔得勉強回家。到家以後。依舊無事可爲。便祇得再出來遊幕。東奔西走。倏忽又是十年。和那徐半仙也久已不通音問了。

這一年夏間。子貞另有個朋友薦他到九江去。就一個館地。他便搭着江輪起程。他坐的是統艙。一天晚上。他正在好睡。忽聽得那些茶房沸揚揚在那裏議論着。道十三號房艙裏忽然間死了人。了。子貞聽說是。忽然間死了人。祇道是有什麼盜賊殺人等變故。忙問死的是什麼人。是怎樣死的。那些茶房說死的。就是。

那房艙裏的客人怎樣死的。我們也不知道。聽說。是暴病。好端端。有說有笑。的一個人。突然間。會死過去了。這時候。已有許多好事的客人。都趕去看。子貞到底。是個醫家。聽見這人。是暴病死的。也想去看看。是什麼病。死得這樣快。等他走到十三號房艙門口。裏面已經擠了許多人了。他偶一抬頭。看那房門上的牌子上。面。却寫着「十三號徐」。他一見了這徐字。忽然心中一動。忙擠進去。向那床上睡着的人。一看。忍不住叫了一聲。啊呀……原來這死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在揚州相遇的徐半仙。當下子貞也不暇說話。急忙趕上前去。看了看半仙的神態。却十分可怕。祇見他口眼都緊緊的閉着。面上紅得如火。一般。渾身已經發硬。直挺挺的。躺在那裏。子貞先摸他的脈息。果然早已沒有了。又用手在他口鼻間試一試。他的呼吸。初試時。似乎呼吸也已停了。隔了一會。却好像還有一絲微氣。子貞忙又解開他的衣服。來摸了摸他的胸口。也尚有微溫。忙道。這人沒有全死。還有一二分可救。祇是輪船正在開行。那裏找得着藥。再等一會兒。就無望了。這可怎麼處呢。衆人聽他這樣說。也沒做理會。處子貞撓耳抓腮。想了半天。忽然醒悟道。有了。這船上可有西瓜。那船上的買辦。忙接口道。要西瓜。我們帳房中還有吃剩的。可以教茶房去拿。子貞喜道。這就好了。當下便令茶房去拿了一個大西瓜。來子貞教他們。拿把刀來。親手剖開。又教拿一隻大碗來。先將半個西瓜。

放在碗上。在瓜皮上鑿了一個洞。另拿一柄羹匙。將那西瓜瓢。搗得稀爛。底下便滿滿的漏了一大碗西瓜汁。子貞又找了一隻筷子。蘸着那西瓜汁。滴在病人的眼眶上。連滴了幾次。說也奇怪。那病人的雙眼便微微的開了一線。子貞又設法搗開他的牙齒。來將那西瓜汁一匙匙的灌下去。等到一碗西瓜汁灌完。病人的口便活動起來了。子貞點了點頭。道：「一定有救。」說着。將剩下來的半個西瓜。又照前如法泡製。弄了一大碗汁。依舊遞向病人口邊。那病人迷迷糊糊的。似乎自己已會飲了。慢慢地把這一碗西瓜汁飲完。那眼睛便漸漸地睜得大了。呼吸也似乎有些迴復了。子貞又診了一診他兩手的脈息。便道：「不妨事了。」大約再隔一會兒。就會醒過來。這時旁邊的人聽着子貞的話。都還有些將信將疑。誰知不到一刻鐘。病人居然從口內哼了一聲。登時醒了過來。那眼珠也會轉動了。在房內看了一回。很露着驚訝的樣子。當下子貞便走過去。握住他的手。道：「半仙。你還認得我麼？」半仙對他一看。有氣無力的說道：「你是子貞兄呀。怎麼會在此地相遇？」難道我是死而復生麼？這時候房艙內外看熱鬧的人。見半仙居然會說話。不由齊聲喝采。道：「這位先生真是神仙。怎麼明明一個已死的人。會被他救活了？」那個買辦也着實敷衍了子貞幾句。說全仗先生妙手回春。將這客人救活。不但他要感激。便是我們也很感着先生的熱心。不然房艙內死了一個客人。就要費

許多事。子貞道。這個實在用不着。你們來謝我。老實說。這個姓徐的客人。原是我十年前的老友。如今忽然同坐一船。恰巧救了他的性命。也算是事由前定。祇是他此刻神氣未復。最怕喧鬧。還請你教這些看客散去。讓他好安心靜養。買辦依言。將衆人揮退。他自己也就去了。祇吩咐茶房好生招呼着。

此時天已將明。半仙又沈沈地睡了兩點多鐘頭。纔自醒來。覺得精神也迴復了。便和子貞談天。先謝了他救命之恩。又告訴子貞說。這回是從南京到漢口去。上船的時節。身體很好。便是今夜吃晚飯的時候。也還飲食如常。不知怎樣睡下去。忽然一陣昏迷。就到了這般光景。子貞道。這完全是暑熱症。倘使船上沒有西瓜。你這時候也早就沒有命了。正談着。船已靠了一處碼頭。子貞忙喚茶房進來。開了一張條子給他。又給了這些錢。對他說道。你趕快上岸去。將這單子上開着的三樣東西替我買來。不可缺少一件。那茶房答應着。他要走。半仙道。讓我看買些什麼東西。似這般要緊。茶房便將那張紙條遞過去。半仙一看。祇見上面寫着「細辛五錢。汾酒二兩。炸油條五十根」。半仙不覺詫異道。你買這些油條做什麼。子貞笑道。我愛吃。便多買些。你休來管我。半仙又道。汾酒和細辛呢。有何用處。子貞笑道。用處多着哩。你此刻且不必多問。快讓茶房去買罷。停一會開了船。就來不及了。

這天午間半仙又睡了一覺醒來忽然覺得腹中異常作脹像是要小解的樣子便急忙教茶房弄了個淨桶來誰知坐到桶上硬擰了半天却是一滴也解不出來祇覺那腹中脹得格外利害彷彿要裂開來了忍不住又呼號起來子貞笑道這就用得着我的妙藥了說着便將適纔買來的細辛和汾酒和在一起教茶房去借了一個洋風爐煮將起來藥好了便遞給半仙喝半仙道我既是熱病怎麼可以服細辛和汾酒子貞道你祇聽我的話好了不必多問半仙便依言將一碗酒喝完不上五分鐘那滿腹的小漉便似倒流峽水一般大放特放足足放了一淨桶纔止當下半仙的肚腹也不脹了人也舒服了便十分快活對子貞說道你真有本領真可以教人佩服子貞笑道你且慢喜歡還有一個難關哩半仙便又慌起來道什麼難關子貞道少停自知等了一會半仙忽覺得腹中饑餓起來便想教茶房去煮些粥來充饑子貞忙阻止道萬萬不可你這個病在此三日之內祇要一粒米下肚就要送命你還是暫忍些時罷半仙也不開口了祇是隔了不到一刻鐘却又嚷起來道我這時正是饑火中燒萬萬忍不住了子貞大笑道這幾十根油條纔有了銷路了當下便命茶房提一壺開水來撕碎了幾根油條滿滿的沖了一碗教半仙吃了下去頓時又覺得很舒服了子貞便道這幾十根油條可作三日之糧三日以後飲食就可照常從此難關已過再無危

險了。說時。又。翹。着。大。拇。指。頭。很。得。意。似。的。望。着。半。仙。道。你。看。我。這。個。醫。道。奇。也。不。奇。半。仙。笑。道。我。看。這。不。是。你。奇。還。是。我。奇。子。貞。道。此。話。怎。講。半。仙。道。你。難。道。已。經。忘。記。了。我。十。年。以。前。對。你。說。的。話。麼。我。在。那。時。候。早。知。道。你。是。我。的。救。命。王。菩。薩。這。個。本。領。奇。也。不。奇。

這篇小說似乎有些提倡迷信。其實內中情節。並非憑空結撰。卻是一個親戚告訴我的。我這個親戚。年高有德。生平從無一句虛言。據他說子貞和半仙兩人。一個神醫。一個神相。確是事實。并且子貞這人。至今還健在。我覺得其事甚奇。就照他的話。紀了出來。兩間事物。變幻至多。也許除科學界以外。自另有種種神祕的玄理哩。作者附識



醋具五味說

才八郎

醋之爲物。其氣酸。其色紅。其價廉。其用廣。或以酒變。或以米製。飲之而腸胃束。嗅之而涕淚零。藏之而氣味淡。釀之而食物佳。上海謂之三禮拜六點鐘。北京謂之忌諱。紹興

醋具五味說

醋具五味說

二二

謂之秀才。又謂之廿一日酉時。聞之酸鼻。見之酸心。故人但知其酸。不辨其味。吾則掀翻醋罐。擲破醋瓶。細細嘗之。覺有五味。除酸而外。四味存焉。如不憚煩。聽吾說醋之味。鹹。前清歲科試場。凡有鹽商資格者。另開一案。而應試者。每不滿額。故鹽商子弟。但學三分酸氣。便博一襲青衫。則醋有鹹味焉。

醋之味。苦。三更燈火。有約不來。豈別有意中人在乎。想像風流談笑。奈昨宵今夕。魂夢難安。淚盡絲巾。覺半擔黃連。無此苦。則醋有苦味焉。

醋之味。辣。大老婆雌威大振。小夫人嚶嚶啜泣。爲之夫者。不能制大。不忍侮小。欲爲和事老。又無進言路。負氣至戚家住數日。迨歸家。低聲問老媽子曰。小奶奶何在。不料妻在屏後厲聲答曰。害人貨。已賣入勾欄中矣。則醋有辣味焉。

醋之味。甜。林黛玉見賈寶玉與諸姊妹談話。卽搵着眼淚。大吃其醋。何物賈兒。體心會意。輕輕呼幾聲好姊妹。好妹妹。黛玉遂破涕爲笑。隨便嘗些甜頭。則醋有甜味焉。

我言或尙未當。世有深知醋味者。幸教我。